



1945年4月初，苏联军队解放了匈牙利。1947年匈牙利共产党完全接管了政权。

再次走到塞切尼链桥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尽管新复古主义风格或巴洛克风格的国会大厦和宫殿以及种种景观点缀都让布达佩斯显得华丽优美，但多瑙河畔的“蔷薇花”是带刺的。

触碰历史就会受伤。日本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在“探索现代思想的源流”时指出，多瑙河畔的“蔷薇花”是被鲜血染成的[《布达佩斯的故事——探索现代思想的源流》(日)栗本慎一郎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

1989年东欧剧变，匈牙利“回归西方”。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明白，花坛中央的“1956”“2016”的六十周年祭奠标志到底在纪念什么了。

所有的旅行攻略书都会向你推荐城堡山的皇宫、渔人堡和马加什教堂，但没有人会告诉你那山后的莫斯科广场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因为兴味索然，连续两个傍晚我跑到布达的高处等待城市亮灯。在城堡山和盖勒特山上都有特别开阔的视野，拍完布达佩斯的“标准照”后我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用了半天时间去了一趟布达佩斯以北19公里的小镇圣安德烈，这也成了我在欧洲旅行时唯一不会向朋友推荐的冬天的去处了。我在一首歌唱马德里的流行歌曲的MV里看见了它的背影——我始终搞不懂导演为什么要用圣安德烈“冒充”马德里。冬天这座小镇简直“死一般寂静”，更别说能邂逅艺术家了。

那首“马德里”的专辑封面中女歌手就站在布达佩斯的塞切尼链桥前。

塞切尼的出境率真的太高了。离开布达佩斯前我一定会跟她来作告别。我有点记不清了，电影《布达佩斯之恋》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不是给的还是她。

1849, 1944, 1956……

布达佩斯，你只看见她风华绝代，说明你并不真正了解她。

新老交替的19路电车从黑夜中穿过，我想我们还应该阅读一些别的。

